



光明少年叢書

磁公雞

王 子 雲 譯 華西連科 著 · 11

L12

磁 公 鷄

著 科 連 西 華 • 蘇 聯

譯 雲 子 王



光 明 書 局 發 行

И. ВАСИЛЕНКО

П Е Т У Щ К И

根據：蘇聯“真理報”出版社
火星叢書 1950 年 6 月初版本譯出。

一九五一年一月付排 · 一九五一年 三 月出版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光 明 書 局 發 行

總店：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· 電話九六四二〇

支店：廣州永漢北路 · 成都祠堂街

初版 0001—5000 册

定價 7,500 元

光明少年叢書

金主人編

目次

作者介紹·····	七
一夜客·····	九
二 磁公雞的問題·····	一九
三 隊長的命令·····	二九
四 女孩子們找尋·····	三七
五 男孩子們找尋·····	四〇
六 誰錯了·····	四六
七 在火堆旁邊·····	五九
八 繼續找尋·····	六九
九 既沒有點心也沒有尼基其赤娜·····	八六

一〇	她從手裏滑掉了.....	一〇三
一一	隊長自己負起責任來.....	一二四
一二	魚的名字.....	一三〇
一三	向山崗前進.....	一三八
一四	劉達要休息.....	一四二
一五	神祕的使命.....	一五三
一六	鋼和黏土.....	一五五
一七	永遠是有準備的.....	一七三

作者介紹

依萬·德米特烈維赤·華西連科於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日，生於馬凱耶夫加。在塔干洛葛市立小學裏讀完了四年級。在塔干洛葛中學校經過特種考試後，得到了小學教師的職位，在鄉村裏當過教師。後來在白爾高洛德師範學院裏讀過書。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二年，在工會工作。當過塔干洛葛五金工人工會的副主席，塔干洛葛工會地方委員會的主席。

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四年，И·華西連科在人民教育機關裏工作，在中等職業學校和大學裏，教過政治經濟學。在一九三四年，由於肺結核的激烈化，И·華西連科在床上躺了三年。從生下來四十二歲那年，他寫了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『魔箱』，刊載於一九三七年『少年先鋒』雜誌上。第二個短篇小說『小耗子』，發表在列寧格勒的『火堆』雜誌上。

戰勝了疾病以後，И·華西連科完全獻身於文學工作了。在『少年先鋒』，『青年近衛軍』等雜誌和羅斯托夫的不定期刊物上發表作品。他所寫的有：『阿爾喬姆加在馬戲團裏』，『阿爾喬姆加在中學生中間』，『難解之結』，『雙耳瓶』和其他一些中篇和短篇小說。

戰時他寫過一些中篇和短篇小說：『生活計劃』，『指揮員的命令』，『聖水』，『古怪的長官』，『日晷』，『綠箱子的故事』和其他。

一九四六年，『蘇維埃作家』出版社，發行了И·華西連科的作品集『我的朋友』。後來他又寫了中篇『太陽一天昇起來一次』，『魔劇』，『小星』，『磁公雞』。由於『小星』這個中篇小說，И·華西連科獲得了斯大林獎金。

И·華西連科的作品，已被譯成了波蘭的，保加利亞的，中國的和其他的文字。

一夜客

在夏季黑暗的夜裏，森林邊上，躺着兩個男孩子，他們凝望着一個火堆。一個稍覺瘦弱些的男孩子，生着金黃色的眉毛和睫毛，他叫烈瓦。另一個，庫晉，是滾圓的、玫瑰色面頰的孩子；眼睛是栗色的，眉毛像兩小段黑色線繩。火堆在不久之前還歡快跳舞，用紅舌頭，舔着鍋子的邊緣，用烟圍繞孩子們。現在它安靜下去了，不冒火苗了，遮上了一層又白又紅的灰燼，就要完全熄滅啦。但它還是頑皮着，時時發出那末刺耳的和乾燥的嘩喇聲，使兩個孩子顫抖和耽心地躲閃着。

『放鎗哩！』庫晉笑起來了。

烈瓦拾起一根從火堆裏飛出來的小乾枝兒，仔細打量了它一下，接着遞給庫晉：

『內部空氣熱了，膨脹了，於是就爆裂了。因此才有這樣的嘩喇聲。你看，什麼地方裂啦？』

『你又想到一切啦，烈夫加！孩子們說的很對，你將來會成一個教授。』

烈瓦什麼話也沒有回答，僅僅羞怯地展動了下發亮光的睫毛。

遠遠地在地平線上的天空裏，突然間發亮光啦，彷彿那裏浮出來一個紅色的大太陽。迅速地發着紅，紅雲向上和四外展開了，並且遮沒了星星。林邊上顯出了兩座白色圓帳篷，一輛大車和靠在它上邊的一輛自行車，旁邊一點兒，是一匹在吃青草的馬。

『這是什麼呀？』不知道爲什麼庫晉用低語問。

『我不知道，』烈瓦也同樣用低語回答。

男孩子們用臂肘撐起了身子，並且帶着滋長着的不安，望着那塊天空。

『啊，啊，啊！』烈瓦猜到了，接着輕聲笑起來：『這是從熔鐵爐裏向外倒鐵呢。』

『對！』庫晉很高興，這樣簡單就弄明白會嚇他們一跳的紅雲。『可就沒有想到能夠在這樣遠也看到！離城市大約有八公里。』

紅雲像出現時同樣迅速地熄滅了，於是大熊星那七顆明亮的星兒，又劃破黑色的天空出現了。

『這裏沒有和我們一樣大的工廠，』庫晉吹牛地說。

『這裏沒有，』烈瓦同意了，『可是在旁的地方，要有更大些的。在斯大林諾有一個那樣的，我們的工廠在它面前，就像小巫見大巫似的。』

『呸，也不十分……我們的工廠裏邊，既有一個鼓風爐，又有兩個馬丁式的，還有一個軋鐵管子的，還有一個造輪箍的，還有一個碾鋼的……我們工廠裏的車間還少嗎！

……』

『我不爭論，』烈瓦柔和地說，『當然，是個大工廠。祇鋼軌一項，去年造的數目，就能從這裏鋪一條鐵路到哈里柯夫。』

『你真是了不起，烈瓦！』庫晉用睜圓的眼睛注視着同伴說。『你什麼都知道！我哥哥斯切潘，在工廠裏當鑄鋼技術工人，連我還不知道工廠造多少鋼軌，可你却全算出來了。』

『我並沒有計算過，』烈瓦惶惑地震了下眼睛。『我是在我們的報紙上讀到的。』

在孩子們談話的時候，遠方傳來了匆遽的馬達聲，而且越來越近，聲音越大。

『一輛載重汽車，』烈瓦說。『載重一噸半的。或者是一輛舊的小卡車。』

『哼，』庫晉點了點頭，『「斯大林廠一一〇式」是不噠噠響的。你聽不見它，却像箭一樣飛跑。』

在拐彎的地方，出現了一隻圓眼睛似的汽車燈，用慘白透明的光，照亮了石子路，並且在馬達的震耳欲聾的噠噠聲下，向前移動。當那隻眼睛，離開孩子們有十公尺的時候，不知道什麼東西劈拍響了一聲，像放紙炮手鎗似的，接着埋怨地噓叫起來。眼睛熄滅了。馬達底噠噠聲也停止了。

『那裏又怎麼啦？』從黑暗中傳來一個粗嘎的低沉音。

『輪胎洩氣了，』一個人含糊地回答。

『唉，散尼加，散尼加！……你永遠……』

『他媽的，怎麼，撒了一地，這些釘子！……』

汽車旁邊忙呼起來，聽見一陣沙沙、吱扭、嘩嘩聲。車燈又燃着了，一道淡藍的烟的扇形亮光，在空中停下了下子。馬上有一些蛾子，在亮光裏盤旋起來。牠們被亮光照耀

着，顯得是銀紅色的。一個人影，大約就是那個散尼加，遮了一下子車燈，爬到汽車下面去了。另一個人，離開汽車，也不知把什麼東西弄得吱吱響，走向火堆來。他走到跟前，俯下身子，仔細地打量孩子們。他們也看見了一個在火堆的均勻光亮中看來是紅銅色的圓面孔，前額上的深皺紋，短而挺硬的鬍髭。

『放夜班嗎？』這個人用粗嘎的低聲問。

『是放哨，』孩子們回答。

『放哨？』這個人驚訝了。他向周圍望了望，看到了帳篷，接着又把懷疑的眼光，轉回到孩子們身上來。

『嗯……是蘇渥洛夫軍校的學生，對嗎？他們的軍裝就是這樣……啊啊！……少年先鋒隊員吧？』

『對啦，』庫普說。

『是行軍嗎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這個男人突然間裝出嚴肅的面容，因此他底鬚髭蓬亂得更兇啦。

『如果你們是放哨的話，那末我請問你們，青年們，你們有什麼權利，放一個陌生的路人，到你們跟前來，並且還跟他談話呢？』

庫晉驚慌失措地霎了霎眼睛，接着疑問地望了烈瓦一眼。

『您明白嗎，』後者有禮貌地解釋，『我們並不是在軍事訓練中的行軍。這是「環遊祖國的旅行。」再說，我們在這裏主要的是看着不叫馬跑遠嘍。要知道我們連武器也沒有。』

『可是如果我，比方說，要試着牽走馬或者偷走鍋呢？』

『我們就要發警報，』烈瓦說。

『也許要開始打仗，』庫晉補充道，自信心回到了他身上。

『你們可會嗎？』這個男子很在行地問。

『當需要的時候，我們就會。喔！……』庫晉開始挽袖子，並且露出了緊張的肌肉。

『好極，』男子讚揚道。『可是能借你們的火堆點枝烟嗎？』他用一條腿蹲下身子（另一條腿是木頭的，向前伸了出去），把紙烟的一頭插到火裏，吸着了它。這時候他胸口裏發出來一種噼噼聲和一種細小的乾裂聲。

『是的，』他一面坐到火堆傍邊，說，『大約散尼加那裏什麼事也辦不成功。輪胎滿是補釘，裏邊剛剛能盛住氣。總之，這輛汽車早就該砸碎啦。』他抬起頭來，突然問：『你們聽，你們在這裏沒有看見公雞嗎？』

『公雞？沒有，沒有看見過。這裏放着幾隻鵝，却沒有公雞。』

『那裏的鵝真好啊！』成年男子皺了皺眉。『不要再談公雞啦！』他嘆了口氣，因此他胸口裏又發出來乾裂聲，用兩隻拳頭撐住下頰，他凝視起火來。黑綠色的眼睛，火堆裏邊燃起來變幻不定的亮光，變成了悲哀的樣子，但是鬍髯同先前一樣威武地倒豎着。眼睛變得越來越窄，現在祇剩了兩條發亮光的縫兒，眼瞧着連這兩條縫兒也閉上了。呼吸得深長而均勻起來。

『睡着了，』庫晉低語道。『這人有點兒古怪……』

『古怪的人，』男子反應着，並沒有睜開眼睛。『你也要成古怪的人，如果你在這輛汽車裏顛一陣。』他動了動雙唇，竭力要說句什麼話，但終於在半句話上睡着了。從汽車那裏，又傳來一陣接連不斷的『噉噉噉……』的聲音。這是散尼加給輪胎打氣哩。但輪胎又噉噉叫着洩了氣。散尼加生氣地嘩嘩着打汽筒，爬進車廂裏去。車燈滅了，寂靜了下來。甚至樹葉子也停止窸窣聲了。祇有隻不知什麼鳥兒固執地叫：『斯皮赤咕，噉！……斯皮赤咕，噉！……』（意爲：給根兒火柴吧！給根兒火柴吧！）沉悶的馬蹄子觸地聲音也不聽見了。綁着前腿的馬，每啃完一次身前的草，就向前跳一步。

男孩子們不安地靜聽起來。

『馬跑了，』烈瓦低聲說，開始猶豫地站起身子來。『我去，我去找。』

『坐下，坐下，』庫晉溫和地客氣地說。『我一個人去。』

他站立起來，迅速地作了幾下體操，跑過公路鑽到黑暗中去，從那裏傳來馬打響鼻的聲音。他一面跑，一面親熱地呼叫：『瓦西！……瓦西！……瓦西！……』，可是瓦西加越來越遠地跑離開他，跑向草原深處去，不知不覺地快黎明了。首先是黑暗淡薄下